

第一个月工资里的暖

程红

“爸爸,妈妈!我发工资啦!”9月20日下午,家庭微信群里突然弹出女儿的消息,紧接着一张工资单的图片跳了出来。“哇!咱们的小棉袄可以挣钱啦!”“女儿,祝贺你成为工薪阶层啦!”我跟老公相继在群里进行了回复……不知怎地,这个消息竟让我的眼框瞬间就湿润了,心里漾起了微微的涟漪。

今年6月,女儿研究生毕业,9月便如约入职了上海那所去年签约的中学。上班20天,她就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资,虽然只有5000多元,可对于刚走出校园的她来说,却是人生中一座特殊的里程碑。这意味着她从此实现了经济独立,可以自由分配自己的收入,对于我们夫妻俩而言,结束了每月付女儿生活费的义务。

有了收入,我以为她会去购物、品尝美食,好好享受一下,作为对自己寒窗苦读十八载的奖励。没想到她却用这笔钱给奶奶、外公、外婆及我们夫妻俩分别买了礼物。

对于给每个长辈买什么礼物,女儿花费了不少心思。在给奶奶、外公、外婆三位老人选礼物的时候,她征求了我的意见。我建议选保健品,老人们对于衣服等物品没什么过多需求,

最主要的是保证饮食营养、健康。

于是,根据老人们身体状况,女儿认真挑选了两天。因为奶奶食管内装有支架,只能吃软、碎的食物,给奶奶选了一箱黄花鱼丸,既富含优质蛋白,还容易下咽;外公因患糖尿病多年饮食素淡,最近体检发现肌蛋白含量低,女儿也给他买了一箱黄花鱼丸补充蛋白质;外婆患有高血压,女儿为她买了两箱山药百合燕窝粥。

对我们夫妻俩,女儿是在国庆假期相聚时带我们去挑选的。虽然爱人一再说:“我有衣服穿,不需要买。”但女儿说:“爸爸,我知道您不喜欢买新衣服,但这次一定要满足我的心愿,接受我的心意。”于是,在市里的一家品牌鞋店,我们一起挑选了一双黑色休闲运动鞋。爱人穿上后,嘴角掩饰不住笑意:“还是女儿舍得给我买好鞋,穿了是真舒服!”

女儿知道今年我一直想买件时下流行的新中式马甲,正好10月4日我们一家到湖州南浔古镇游玩,湖丝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的桑蚕丝。在古镇上的桑蚕丝制品专卖店,经过反复试穿后,一件可以双面穿的外面色调为蓝、内里色调为绿的马甲,穿上后让大家眼前一亮!但当我看到标签

上899元的价格后,我又以有点长为由放回了原处。女儿立即又拿了出来:“妈,别舍不得,喜欢就买。”并快速走到收银台前付了钱。女儿为我这么破费,我心里既感动又矛盾。女儿看出了我的心思,搂着我的肩说:“放心吧,妈妈,我下个月就拿全工资了,不会影响生活的。以后还会给你们买更好的衣服!”

一个月的工资,女儿大方地为长辈们花掉了一大半,她的脸上没有丝毫的心疼,反而很是开心。还记得小时候的她,在我的教育下非常节俭,从不敢乱花钱,虽然她特别喜欢吃零食,但即使在过年买零食时也会谨遵我的原则,花费不能超过200元。但上大学后,每逢节日,她都会用自己的奖学金大方地给我们送上礼物。每当她看到大城市的繁华美景,就会在微信群里对我们说:“爸爸妈妈,等以后带你们来玩。”吃到非常好吃的美食时,立即@我们:“爸爸妈妈,以后带你们来吃哈!”

女儿懂得感恩,用第一个月的工资来回馈长辈,这是我们对她从小“孝为先”的传统美德教育开出的艳丽花朵。想到这些,心里生出浓浓的幸福滋味。有女如此,无比欣慰。

挖地瓜

罗依衣

那块地瓜田,静静地卧在坡地的向阳处。夏日里那一片泼辣的、油汪汪的绿,早已不知去向,只剩下些焦黑、蜷曲的藤蔓,无精打采地贴在褐色的土地上,像一场盛大宴会散场后,遗落在地上的几缕彩带。

这景象,初看是有些萧索的,但若你懂得,便会晓得这萧索底下,正埋藏着最丰腴的、待揭晓的秘密。

我放下篮子,举起锄头。这动作须得十分小心,挖地瓜是一门掌握分寸的艺术。力气用猛了,会将地瓜拦腰斩断,留下一道难看的伤口;力气轻了,又刨它不出。我顺着那枯萎的藤根,轻轻地将锄头掘下去。“咔”的一声闷响,是锄刃切开土块的声音,干燥而清脆。再轻轻一撬,一大块带着湿气的、深褐色的土便被翻了过来。底下,便隐隐地露出一抹羞怯的紫红。

心下一喜,便丢了锄头,蹲下身,用手去扒。土是凉的,带着霜降后特有的那种沉静的寒意。十指触到那地瓜圆润的、饱满的顶端,一种微妙的喜悦便从指尖传了过来,仿佛触到了一个沉睡的、温热的梦。我像接生一个婴儿似的,极轻柔地、一点点地拂去它周身的泥土。它便完整地、毫不设防地躺在了我的掌心里。它们是纺锤的形状,紫红色的皮,光洁而紧实,上面分布着一些细长的、浅褐色的根须,像大地写给它的、旁人难解的信笺。

我将它托在手里,细细地看。它不像树上的果实那样,高高地炫耀着自己的鲜艳与芬芳。它只是这样沉默地、谦卑地藏黑暗的深处,将天光雨露、将土地的精华,都默默地转化为这般敦实的、质朴的甘甜。这甘甜,是要经过火的锤炼,才能真正释放出来的。

想着它在寒冷的冬日,被投入灶膛的余烬里,慢慢地煨着,直到香气四溢;或者被切成块,与金黄的小米一同熬煮,化为一碗暖老温贫的粥糜——它的生命,便在这最凡俗的烟火气里,得到了圆满。

不多时,篮子里便有了十来个大小不一的地瓜,挤挤挨挨的,带着新土的腥气。我直起有些酸痛的腰,望向远处。

夕阳正缓缓地沉下去,给清冷的天边抹上了一笔暖融融的、赭红色的光,竟与我篮中地瓜的颜色,有几分相似。四下里安静极了,只有归巢的鸟雀,偶尔发出一两声短促的啼鸣,更衬得这黄昏的旷远。

我提着这一篮子的丰腴与静好,慢慢地走回家去。霜风依旧吹着,却不觉得十分冷了。心里是满满的、安稳的欢喜。

想来,人于世间,所求的或许也不必太多。能在这样的季节里,从厚实的土地中,亲手掘出一份确凿的收获,便已抵得过万千浮华了。这大概就是土地教给我们的,最朴素、最深刻的道理。

霜降这件“柿”

谭梓健



在阴凉通风处,慢慢褪尽最后一丝涩味,将那份凌厉的秋阳,转化为内里醇厚的蜜糖。而总有几个带伤或被鸟儿啄破了些皮的,母亲便洗净、剥开,我们当场分食。那是一种极为清澈的甜,带着秋霜的凉意,滑入喉中,整个人都清爽起来。

小外甥边吃着超市里买来的蜜柿,边问我为什么不早些摘下来。我竟一时语塞,不知该如何解释:有些甜,是必须经过等待,甚至必须经过那一场看似严酷的霜寒,才能真正地生发出来呢?这其中的道理,就像这棵沉默的柿树,它不回答,只将答案结成一树果实,留给懂得看的人。

霜降到了,老家东院那棵柿树跟往年一样醒目地红了。

柿树的红,不是枫叶那种奔放且漫山遍野的火红,而是一种暖红,是秋天的时候用来替代太阳的暖红。等到叶子差不多落尽了,疏朗的枝干在蓝天上淡淡勾勒着,一颗颗柿子毫无遮拦地悬在那里。它们红得并不均匀,有的脸颊上还带着一小块青;有的皮儿薄得透光,能隐约看见里面糯软的、正培育着糖分的瓢。

这时候的柿子是涩的。母亲说,要等霜打过几场才行。我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,只觉得“霜打”这个词,听起来有些残酷,像是天地间一场无理的考验。可母亲的神情是安然的,她每日抬头看看天,又看看树。

终于,在霜降前的早晨,我看见柿子上覆了一层极淡的白,像最细的盐末。阳光慢吞吞地爬上来,那层白便化作细密的水汽,悄然散去,留下的柿子,红色更深邃和温润了。母亲拿来长竿,顶端小心地劈开一个小杈。她让我在树下铺开一块旧布单。竿子伸过去,轻轻夹住柿子的细梗,一拧,一颗沉甸甸的暖红便稳妥地落进布里,无声无息。这个过程中,你若使劲拽,柿子摔在地上,便是一摊无法收拾的烂糊糊。只能顺应梗茎自然的脆度,它愿意离开时,自会与你。

摘下的柿子,大部分被母亲仔细地摆放在铺了谷糠的竹匾里,它们要